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哑巴的气味

尔雅
◎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YABA DE QIWEI

作者注重汉语言的张力，
语言干净，优美，富于诗意，
在小说叙事和文本技巧上
都有较高的水准。

尔雅，原名张哲，张九明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，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电视家协会会员，《敦煌诗刊》编委。其创作涉及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等多种文体，关注日常生活里的人性纬度，注重汉语言蕴涵的优美张力，及叙事艺术上的多元探索。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YABA DE QIWEI

哑巴的气味

作品主题是关于青春成长、美好爱情、
乡愁、淳朴乡村的，表达青春感伤与
希望、城市与乡村文明文化冲突。

上架建议 小说|文学

定价：30.00 元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哑巴的气味

尔雅
◎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Y PRESS

YABA DE QIWEI

作者注重汉语言的张力，
语言干净，优美，富于诗意，
在小说叙事和文本技巧上
都有较高的水准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哑巴的气味 / 尔雅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 4

(鲁迅文学院 “百草园” 书系)

ISBN 978-7-5493-5183-1

I. ①哑… II. ①尔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2298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 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 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183-1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22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(0791-88513257) 退换

哑巴的气味.....	1
好多事情我都没有办法	16
民工张三	50
一团鸟屎	58
最后一个夜晚	94
小 薇.....	100
1983 年的乡村少年	121
多多叔叔的最后一天.....	135
骑自行车的少女.....	154
许家堡纪事.....	170
乡村画家许多多的艺术生涯.....	185
鸡蛋长在麦子上.....	238
我们的八零年代.....	243

哑巴的气味

有一天，哑巴不见了。

我们听说这事的时候，哑巴失踪已经三天，或者五天。那天我们正在街上玩，哑巴她妈走过来，问我们说，可曾看见她家的哑巴。我们说，没有。我们在心里说，我们怎么能看见哑巴，哑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哑巴她妈说：“我的哑巴不见了。”她说话的时候做出伤心和焦急的样子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她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伤心，她在假装。我们对她的印象不好。她对我们很凶，还怀疑我们偷过她家的苹果。所以，即使我们看见过她家的哑巴，我们也不会告诉她。甚至，我们认为她其实知道哑巴在哪里，或者，哑巴就根本没有失踪，她不过是在散布一个虚假的消息。

但是，从种种迹象来看，哑巴的确不见了。我们很快从许多人的言谈里得到证实。在哑巴失踪三天或者五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，整个镇子上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。这中间，还有合作社的老刘和医院的王大夫。他们都是令我们尊敬的人，看上去油光满面，嘴巴里散发出鸡蛋面片的香味，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也在说假话。我妈在晚间做饭的时刻，也提起了哑巴失踪的事。她说哑巴是在前几天的夜里不见的。哑巴她妈半夜听见哑巴从炕上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然后打开院子的门。哑巴她妈当然已经习惯于哑巴半夜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或者打开院门。因为哑巴就是这样。她半夜起来，是给羊添草料，看一看鸡是否被黄鼠狼叼走，去井里打水；或者去麦场背柴火。所以，哑巴在那天

夜里的动静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。当然，在那天晚上，哑巴她妈曾经打过哑巴一个嘴巴，可以看出，哑巴很生气，对于她受到的惩罚并不十分服气；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她妈打她一下有什么错吗？难道她就为这一巴掌而半夜出走，不再回来吗？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哑巴是经常挨巴掌的，所以哑巴的失踪与她挨巴掌是没什么关系的。但是，就在那天夜里，哑巴出了院门之后，再没有回来。那么，哑巴去了哪里呢？最初，镇子上的人认为，哑巴失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她只不过去了一个地方，比方她山背后的亲戚家、县城里，或者，哑巴根本没有走出镇子。她完全可以到山上的树林里被闲置的放牧牛羊的房子里，不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山洞里，待上几天。几天之后，哑巴就回来了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镇子上的人说起这件事，不能证明这件事有多么重要，只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事情来谈论，没有更好的方式度过晚饭之后的这段时光。的确，哑巴失踪与否，与大家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镇上的人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脸上的表情都漫不经心，就像平常说起谁家丢了一只羊或者一只鸡那样。

哑巴她妈其实也是这么想的。她在镇子上走来走去，问她见到的每一个人，是不是看到过她家的哑巴。但是可以明显看得出，她只是在乎她的发问，并不在乎别人的回答。她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哑巴不见了。但是，她也相信，哑巴会在几天之后回来。

哑巴她妈说：“这狗日的，这狗日的。”

哑巴其实会说话。也就是说，哑巴之所以叫哑巴，只是因为我们会给她起的名字叫哑巴。如果我们需要哑巴说话，我相信她是可以说得。但是我们需要哑巴说一些什么呢？我想没有人需要。她妈可能都不需要，因为每当我们看见哑巴和她妈出现的时候，总是哑巴她妈在不停地说，而哑巴永远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她看着我们，目光里充满了敌意，就仿佛我们都是她的敌人。所以，我们更没有理由听她说话。就算她想说，我们也不想听，她还能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呢。整个镇子上的人都已经习惯于她的沉默，我甚至敢肯定，她要是在哪一天说出一句什么话来，我们会吓一大跳。

但是，哑巴真是能干活啊。

每天，当我们在尘土中滚来滚去、偷鸡摸狗、聊度时日的时候，就会看见哑巴在不停地做，简直就像供销社里的那辆汽车。她背着一个大背箩去麦场上背柴禾，背箩有她两个那么大；她这时候脑袋和腰弯得很低，差不多就像一只爬虫。然后她又去挑水，她挑两只水桶，每一只水桶看起来和她一样大，但是她居然挑了满满的两桶水，从街道上走了过去。当她从山上背了一捆柴禾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只看见一堆庞大的柴禾在移动，而哑巴则被柴禾全部覆盖，只剩下在地面的移动的两个脚丫。论年龄，哑巴比我们可能大不了几岁；如果比个头，她甚至没有我们高，但是，她真是能做啊。我怀疑，她之所以不说话，是为了把说话的力气省下来用来做活。的确，由于不停地做活，哑巴看起来就像一个披头散发的鬼。她的两只眼睛隐没于黑洞洞的脸面之中，脑袋上的头发乱草一样四面乱飘飞，上面爬满了草屑、虫子和虱子。我们整天都在尘土里跳跃，但是，她还不如我们干净。

说实话，我们有点害怕哑巴。这是因为，有一次，哑巴给了我们一点颜色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更加讨厌哑巴，我们还在心里诅咒哑巴，希望她有一天干活摔断了腿，或者干脆被狼叼走、吃了肉。

那天，我们忽然有一点无聊。跟往常一样，我们分了两派，一派是解放军，一派是鬼子。鬼子守在一堵墙后面，解放军则在墙前面的空地上发起进攻。这一天我被分到了鬼子一派，而通常我应该是解放军才对。我当了鬼子的原因，在于这一天鸡娃当了解放军。鸡娃还振振有词地说，凭什么总是让他当鬼子，无论如何也要当一次解放军。他简直跟他爸一样没意思。他永远掉不完的鼻涕叫人恶心。但是在这天，鸡娃怎么都不肯当鬼子了，后来我们决定同意他的要求。因为解放军多了一个，而鬼子少了一个，我们便决定从解放军里派出去一个鬼子。我原以为大家会选别人，不料最后选了我。所以我很瞧不起鸡娃，我心想：你当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，解放军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。

之后战争开始了。双方的土块在空中飞来飞去。我和其余的鬼子们守在土墙背后，抛出的土块不断地命中解放军的脑袋。我发现，鸡

娃竟然很坚强，他冲在了前面，逐渐地接近土墙；他虽然已经中了我们的三发子弹，看上去却像没有感觉一样。我想，要是让鸡娃冲上来，我们会多么没面子。于是我在土堆里挑选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的土块，瞄准了鸡娃的脑袋。那土块直奔鸡娃而去，我很快看见，鸡娃应声倒地。鸡娃要是坚强的解放军，他应该迅速爬起来。但是，他倒到地上一动不动。过了许久，鸡娃才从尘土里抬起脑袋，发出一阵剧烈的大哭之声。我们看见，鸡娃的脑袋上流血了，血从他肮脏的脑门上往下流淌，仿佛新鲜的虫子。战争停止了，这倒不是因为鸡娃流了血，而是因为鸡娃发出的哭叫声。凡是战争，肯定流血，尤其是解放军，这没有什么。可是鸡娃居然哭了，而且他哭泣的姿势十分夸张，令我们非常反感。我想我们在下一场战争开始的时候，应该将其开除，连鬼子都不让他当。血流了一会就停止了，但是鸡娃还在哭。他这个人，是多么没意思啊！

这时候，我们看见哑巴走了过来。她背着一个背箩，准备去麦场上背柴禾。我们经常看见她从这里路过，由于我们正在进行战争，我们就当是没有看见她一样。这一天，战争停止了，我们很无聊，于是我们看着哑巴从我们旁边走过去。哑巴先是看了一眼流了血并且哭泣的鸡娃，然后用冷漠、仇恨的目光看着我们。要不是她一直就是如此，我们都要认为她在替鸡娃鸣不平。然后，哑巴从我们身旁走过去了。

忽然，我发现，哑巴的裤子上有一个洞，可以看见她屁股上的一块肉。而且，令我惊奇的是，她裸露出来的肉还很白！我于是大喊一声说：“看呀，她的屁股！”

很快，我们都看见哑巴屁股上裸露出的那一部分了。鸡娃这时也停止了哭泣。而且，我们同时还意识到，哑巴是个女的，在从前，我们居然有点忽略。

我们早已知道，男的和女的是有区别的。鸡娃还向我们描述过，他爸和他妈是怎么弄到一起的事情。鸡娃是没有羞耻感的，因为鸡娃说得比我们多，我们也借此增加了更多的经验。所以，当我们看见哑巴露出的部分，我忽然有一种愿望：脱掉她的裤子，看一看。我相

信，大家的想法与我相同，因为已经有人说：“脱掉她的裤子。”

哑巴这时转过身看着我们，眼睛里充满了仇恨。

有人对鸡娃说：“你去，脱掉她的裤子。”

我们便同时说：“你去，你去。”

我对鸡娃说：“你脱掉她的裤子，脑袋就不疼了。”

鸡娃这时仿佛受到了奖励，立刻大笑起来。他刚才由于软弱已经被我们小看了一次，现在则正好可以得到表现的机会。于是鸡娃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一边怪笑，一边向哑巴靠近。一场好戏将要上演，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事情。很快，我们就看得到一个女人的屁股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甚至可以去摸一摸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们是多么的兴奋啊！而且，我们相信，脱掉哑巴的裤子，有鸡娃一个人，就足够了。

鸡娃这时已经走到了哑巴的身边，他神色下流，富于经验，在打量一番之后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去抓哑巴的裤子。

但是，令我们吃惊的是，鸡娃不仅没有抓住哑巴，反而被哑巴的一只手迅速地抓住了。只见哑巴把鸡娃一下子拎了起来，就像拎了一只鸡那样容易。之后，我们看见鸡娃仰面朝天，倒进地上的尘土之中。软弱的鸡娃又开始大哭了起来。原来哑巴这么厉害，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一时间，我们都感觉到愤怒，鸡娃可以被我们打得流血、痛哭，但哑巴是不可以的；另外，我们想，就算我们脱掉了你的裤子，你也不能说什么，脱掉你的裤子有什么了不起。谁料到哑巴居然做出如此强烈的反抗。于是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包围了她，并且还有人向她扔土块。我看见一些土块已经击中了她的身体。

至少，哑巴应该表现得害怕、痛苦、慌乱，然后痛哭，或者逃跑吧。但是，她没有动。她眼睛里散发出一种令人害怕的仇恨和愤怒。忽然，她放下背篓，迅速地向我们包围的一侧冲过去。等到我们略一退缩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出现在地面之上。接着，更令我们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就是，哑巴没有费什么力气，就把那块石头举了起来。要知道，这块石头，我们两个人都举不起来。然后，我们看见，哑巴把大石头掷过来，它就像一只巨大的老雕在空中翻腾，差一点砸在我们中一个人的身上。

是的，我们离开了。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脱掉她的裤子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以后看到哑巴，还会感觉到惊心动魄，感觉到身体里的紧张。我们有时候会偷袭哑巴。我们藏在角落里向她扔石子，或者在她经过的路上放玻璃碴，放新鲜的牛粪；再比如，我们躲在她追不到的位置，喊她“烂屁股”。但是，哑巴似乎没有反应。不久，我们就厌倦了这些事情，我们尝试着把哑巴遗忘。我们差不多就要这样了。

我们听见哑巴她妈难听的哭声。看得出，她确实开始变得难过。她的鼻涕拖得很长，一直掉到她衣服的前襟上，看上去就像是糊了一层鸡屎。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狗日的哑巴，你死到哪里去了呀！”

镇上的人站成一个圈，看着哑巴她妈痛哭的样子。哑巴她妈就像一个悲伤的猴子。是啊，她的伤心是有道理的，因为，哑巴真的不见了。原先，她的伤心有点假装的成分，那是因为她相信哑巴还会回来；现在，哑巴失踪已经有十天，看起来，哑巴真的不见了。

镇上的一些女人也陪着哑巴她妈掉眼泪。她们一个个拼命从眼睛里挤眼泪，很响亮地擤鼻涕，就仿佛在进行比赛。她们一边掉眼泪，一边安慰哑巴她妈说：“你别哭了，哑巴这娃可能还活着哩。”

不知谁叹息一声说：“哑巴这娃，好娃呀！”

有人说：“这娃真能做。”

有人说：“背那么多柴禾一趟又一趟。”

有人说：“家里没她不行呀！”

有人说：“顶半个男人呢。”

有人说：“胆也大，半夜三更的，一个人干活。”

这样，悲伤变成了对哑巴的赞美，就好像他们这么一讲，哑巴就会回来，哑巴她妈就会高兴。实际上，她们只不过是故意做出这样的表情罢了；但是，哑巴她妈却因此哭得更伤心了。当然，她的伤心是真的。我们差不多也感觉到，她有些可怜。要是哑巴不帮她干活，只靠她一个人，也的确够她受的。

现在，我们隐约感觉到，哑巴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有可能她被

狼叼走、吃掉了；也可能掉到水里，沉到水底去；也可能她被鬼魂勾引，到阴间去了。总之，我们从此之后，就再也看不见哑巴。当然，这没有什么。哑巴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，就像我们从来不期待哑巴会说话一样。甚至，我们还会感到高兴，我们不喜欢哑巴，她仇恨的目光令我们感觉到不舒畅，她还带来一股让我们不安的气味。

我相信，镇上的人也会这样想。

到哑巴失踪有一个月的光景，镇上的人差不多已经忘记这件事，就好像哑巴从来不曾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过一样；忽然，我们又听见哑巴她妈发出的哭声了。这当然不是因为哑巴的失踪而引起的，而是，哑巴她妈发现，哑巴并没有走远，她还在她的身边。因此，当半晚时分，哑巴她妈的哭泣声和呓语声在寂静的夜空响起的时候，全镇人都感觉到惊恐不安。到了白天，镇上人看见哑巴她妈散乱的头发，肿得像桃子一样的眼睛，还看见她神色里漂浮不定的慌乱。她匆匆忙忙地从我们面前走过去，根本不想停下来和我们说些什么；要是在平时，她显得多么能说啊。

终于，有人打听到确切的情形，那就是，哑巴还没有离开她的家。在深夜的时分，哑巴会悄悄地来。跟从前一样，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给家里的羊添饲料，看一看鸡是否被黄鼠狼叼走，然后，她挑起水桶，走出院门，去河里或者井里挑水；哑巴她妈清楚地听见她走动的脚步声、她打开院门的声音，还有因为劳累而发出的叹息声。最初，哑巴她妈以为哑巴回来了，她便从炕上起来，到院子里去寻找，她大声地说：“哑巴，你狗日的，死到哪里去了，这时候才回来呀！”

但是，当她这样喊了之后，发现院子里什么都没有；刚才响起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。她于是以为这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梦，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；奇怪的是，当她早晨起来，却发现前一天晚上空荡荡的水缸里贮满了水，关得好好的院门居然被打开了。另外一个晚上，哑巴她妈在半夜时分，听见哑巴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她就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结果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；哑巴她妈关好房门，躺到炕上，忽然，她听见哑巴就在屋里了。她在地上走动，好像要喝水，一只瓷碗在桌子上移动。接着她听见倒水的声音、喝水的声音，还听见哑巴发

出的叹息。哑巴她妈从炕上起来，哭着说：“哑巴，你这狗日的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同样，当哑巴她妈说了话，屋子里的动静再次消失了。哑巴她妈于是坐起来，对着黑洞洞的夜晚说话，就仿佛哑巴坐在她的身边。她一边说一边哭，一直到天亮。

是的，哑巴还在。这件事让镇上的人感到意外，一股不祥的气息在镇子上弥漫。很快，我们看见，奇怪的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，而且，它们都与哑巴有关。

合作社的老刘有一天夜里起床，到后院的墙角去解手。合作社后院十分宽敞，平时没有什么人走动，因此院子里长满了蒿草，草丛里有蛇。但是老刘是不怕蛇的，他有一次踩死了一条，被他泡了酒。还有一次，老刘看见一只狼躲在草丛里，当然，老刘也没有害怕。老刘认为，狼是来偷袭羊或鸡的，它未必敢吃人——果然，狼很快逃走了。这件事情可以充分说明，老刘是个胆大的人。

那天晚上老刘去解手，他对着一院蒿草撒尿。他撒尿的声响稀里哗啦，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响亮。他借着月光望去，看见一个人站在后院里的井里打水，甚至还听见那个人摇动辘轳的声音。老刘想，这么晚谁还在打水？老刘于是朝那人走去，他说：“你谁呀！”只见那人已经打好了水，接着挑起水桶向外走。老刘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时老刘猛然想起，这口井已经干涸了很多年，哪里有水可打。老刘顿时吃了一惊，恍惚之际，他看见打水的人像一阵风似的从他眼前消失了。在惨白的月光之下，他分明看见，打水的人就是哑巴！

第二天，来合作社买盐和油的人等了很久，也不见老刘来开门。他们于是到后院老刘房里去找。他们发现，老刘蜷缩在被子里还在沉睡，他光着身子就像一盆烧得很旺的炭火。镇上人于是赶紧去喊卫生院的王大夫。王大夫掐了一阵老刘的嘴唇，老刘终于醒过来。老刘惊恐地说：“我昨晚见着鬼了。”

听到老刘的事情之后，我们还有意到井边去看了看。这口井从我们记事起就没有谁来打水。我们看见，井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

但是，在井边，确实有一串清晰的脚印，并且，那把快要腐烂的轱辘上，有新鲜的手抓过的痕迹。

晚上，老刘叫了个镇上的人一起住到他房子里。老刘还请他们喝两元一瓶的酒。他们划拳的声音很大，听得出，他们故意如此。

的确，我也看见了哑巴。

那天晚上，我妈从地里回来，叫我到麦场上背一些柴禾。我就从家里出来，往麦场上走。我经过镇上的道，又经过卫生院的前门和后门。这时候天已经很黑了，月亮还没有升上来。一路上没有见到什么人。经过卫生院的后门，到了白天我们做游戏的空地上，我看见那里空荡荡的，一片黑沉。我忽然想起这里其实是个死角，平日里少有人来，我们曾看见过各种各样从医院里丢弃的杂物，有几次我们还看见被丢弃的死婴。在白天，这里没有什么。但是据说，夜里这里会有鬼的哭叫；我妈曾说，这里的鬼还举行过聚会，他们唱、跳、打锣、敲鼓。我于是有一点恐惧，当我尽量不去想这些事的时候，却发现我心里更加恐惧，根本无法驱赶。而且，我居然想到了哑巴。我一直认为哑巴与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，我想起在这里，我们曾经要脱掉哑巴的裤子，而哑巴则用愤怒的眼睛看着我们。

我站在黑沉沉的空地上，实在没有胆量再往前走，我准备回家去。这时候，我看到，在我眼前不远的地方，有个个人在缓慢地移动。它看起来仿佛一团浓稠的黑影。我站在那里，感觉到脑袋像背箩那么大，两条腿像两根结实的椽子。我差不多看见，黑影里的一张仇恨的脸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！

我于是用了最后的力气转身，向家里狂奔。我在奔跑的过程中，还听见身后黑压压的凉风在追着我，我还听见凉风里的喘息。

我跑到家里，蹲在地上喘气。我妈看见，脸上的神色惊骇无比，她说：“你的脸怎么跟白纸一样？”

我哆嗦着说：“我看见哑巴了。”

“作孽啊。”我妈说。

我翻肠倒肚吐了一顿。我妈就把我抱到炕上，给我盖好被子。不

久我就睡着了。到我醒来，看见我妈举几张点燃的纸钱在我头顶上晃，三支筷子直挺站在水里。我妈把纸灰放进碗里，她说：“我的娃没有招惹你，你就不要来缠着他了，成不成？”这时我感觉哑巴就在地上站着，看我妈送给她纸钱，听我妈说话给她听。筷子忽然哗啦一声，倒在碗里。我妈就端起碗和筷子，往门外走。我妈的声音突然变得愤怒，她把碗和筷子摔在门外的石头上，大喊说：“滚！滚得远远的！你再来缠我娃！我就剁了你的腿！”

我妈做完这些，我感觉舒服多了。这时我爸回来了，我妈就骂我爸，说：“你死到哪里去了。娃险些叫死鬼缠住。”我爸坐在我旁边看我。我爸说：“哑巴肯定是死不明白呢，所以她才这么窜来窜去的。”

我妈生气地说：“我娃与她无冤无仇，她来缠我娃干啥？”

我爸说：“你没听说吗？哑巴她妈家里闹得凶呢，请了阴阳来打整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全镇的人都听见了，哑巴她妈家里，阴阳们敲锣，唱咒语，在院子里跳舞，在四面墙角钉上木桩。有一个时刻，锣声密集，脚步凌乱，就仿佛他们在激烈地打斗。阴阳们把家里属于哑巴的衣服、鞋子和她用过的背箩、碗筷，点起一把火，烧了。镇上的人闻见了空气里飘浮着一股焦糊、发臭的气味。供销社的老刘还请了阴阳们到供销社的后院走了一趟。阴阳们点着火把，在蒿草里走来走去，大喊大叫；我爸又请他们到我家的院子里走了一圈。我闻见阴阳们带进来的一种奇怪、难闻的气味。

现在，我们相信，哑巴已经彻底被我们驱赶走，她不会在镇上的什么地方出现了。从此以后，她就会成为一个孤魂野鬼，在山上或者远离镇子之外的地方游荡，与镇上人不会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很快，镇上的人发现，阴阳并没有驱赶走哑巴，她仍然出现在某些隐秘幽暗的角落，只不过她从此隐藏起来，不让我们看得见；而我们中的许多人，仍然能够感觉得到她的气息，这气息无处不在，无法摆脱。或许，以这几个阴阳的法力，还不足以完全驱赶走哑巴，因为，他们只